讀史糾謬

讀史糾謬卷第一

滋陽牛運震撰

史記

五帝本紀

炎帝者神農也黃帝與戰于阪泉者神農之孫也皇甫謐所云帝榆罔是也炎帝者神農之專稱子孫不得冒為本紀云炎帝欲徵師諸侯又云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沿而混之非也　五帝同宗本無可疑楊慎以舜娶堯女嫌於瀆倫遂疑史記本舜出于黃帝為非而以羅泌所稱舜

祖虞幕爲是抑知上古荒樸宗法未立同姓不昏周道乃然何得執姬周之禮議唐虞之事而疑舊史爲不實邪即云舜祖虞幕虞幕先世何人又安知其不出自黃帝乎

授舜則天下得其利一段此子長臆揣之見聖人心事光明祇知天命有在唯德是與未必如此斤斤計量然文辭曲折備美矣　舜曰天也聖人亦無如此自負語此襲孟子而誤者　瞽叟祇是頑昧之號史記直以爲盲恐無所據　孟子舜在牀琴史記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與孟子異得非襲孟子而誤邪　史記載堯妻舜之後瞽叟尚欲

殺舜本孟子也古史云瞽亦允若堯聞其賢然後妻之本尚書也竊意四岳薦舜稱其烝乂不姦若堯舉舜徵庸之後而瞽叟猶欲殺舜烏得謂之烝乂乎當以古史爲長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索隱註左傳史克對季文子云云今按左傳乃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之言　三苗在洞庭彭蠡之間與淮不連史記云在江淮荆州蓋誤也陳仁錫云淮當作滙謂江之巨浸穿鑿不成文理　北發當作北戸發息愼當是北發息愼也

夏本紀

放勳重華文命史記卽以爲堯舜禹名按尚書稱堯曰放勳雖非其名或是其號稱舜曰重華協于帝禹曰文命敷于四海重華文命連下爲句則並非其號也况古風樸畧命名必從質古未必取放勳重華文命夸張之詞以爲名也史記以放勳爲堯名尚是以號爲名至以重華文命爲舜禹名則更創而無稽攷之他書孟子有放勳殂落之句又云放勳曰云云則放勳古猶有稱之者重華文命之號寂無聞焉足徵史記之誤　孟子稱禹八年於外當有所據史記云居外十三年恐是本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之

詞爲言耳此誤也　陸行乘車以下數語凡兩見一是紀述之辭一是禹自敘之辭未免複而無別此史記未及檢點翦裁處　夏本紀述禹錄皋陶謨益稷等篇而不及大禹謨按子長與孔安國同時儒林傳載孔氏家藏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以起其家則古文大禹謨子長自當見之夏本紀闕而不載得非以其晚出之書詞旨平易傳疑志慎而不以爲據邪王子歌允征等篇著其事而不錄其詞想同此旨　與益予衆庶稻鮮食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云云按此段一本紀中兩見應削其一處　辛壬癸

山癸甲生啓此史記因尚書脫文之誤前人已辨其非

禹伯夷臯陶相與語帝前按伯夷無陳謨帝前之事或以

尚書有益稷篇而誤伯益爲伯夷也　后羿篡弑少康興

復左傳載之最詳他書亦間見之然則姒氏之祚殆絕而

復續者也此爲夏本紀一大關鍵史記闕而不錄直云帝

相崩子少康立若並未有后羿奸奪神器之事者宜司馬

貞諸人之譏其疏畧也詎乎遷以爲史遷時左傳未出不

知后羿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此語亦何所據試觀周秦

本紀十二國世家中採用左傳者甚多何得以爲史遷不

見左傳乎

殷本紀

吞卵事未必其無楊慎等力辨其非固矣司馬索隱則謂契生側微必非嚳子此乃以後代之常例上古之事者也烏得爲允乎　契長而治水有功按契無佐禹治水之事經傳亦不一載此殆太史公臆度之詞耳賜姓子氏按上古無賜姓事亦臆說也　阿衡官號非名前人已辨之於是湯曰吾甚武亦非聖人語武湯武王恐是後世子孫所加　錄湯誥有顚倒原文處然不如原經文之文從而

意古　東爲江南爲淮疑誤或是東爲淮南爲江　咸有一德伊尹作於太甲時編諸湯世頗失次序　祥桑枯死而去按而去二字可省　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云云此即約撮盤庚之義明盤庚所由作也又云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此無所據殆誤也　尚書無逸篇稱祖甲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豈亦有商繼世之賢君史記云帝甲淫亂不知其何所據也或因無逸有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之語而誤以爲無道之君邪　竹書紀年武乙震死文丁立史記作太丁殷遂有兩太丁疑誤也　鄂侯爭之疾

辨之彊排語非紀事之文所尚況史記以疎落爲長者可删其一　帝外丙即位三年崩帝仲壬即位四年崩按尚書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此爲即位[illegible]殯之禮則太甲繼湯承祀明矣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祇著其享年不永而其立不立則未可知也史記直云外丙即位三年崩仲壬即位四年崩則與尚書明明乖異矣或襲用孟子之言而誤邪　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按甘誓稱啓湯誓稱湯皆曰王夏殷天子其稱王久矣不自武王始也帝孔甲帝陽甲等類係未有謚法後世加帝以號之史記謂夏殷

皆帝武王乃貶號爲王恐臆說不足憑　西北伐飢祖伊奔告飢即黎也此其所記與尚書同亦有何誤而陳仁錫乃以爲誤邪　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按太師少師周紀以爲太師疵少師彊據尚書微子篇父師即箕子少師即比干也今殷本紀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諫死箕子奴囚又云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則其所稱太師少師殆非箕子比干而別是二人也此與尚書微子篇不合似誤

周本紀

自后稷至文王計十五世虞及夏殷凡千有二百歲以十五世之王歷千二百之久昔人嘗疑其誤但太史公去古未遠帝系世本諸書嘗親見疑必有所據而亦無庸深辨其非又楊愼云嘗見呂梁碑載后稷至不窋尚有數世其於世代年歲校合但不知呂梁碑又何所據也　尚書言文王誕受厥命乃指文王得專征伐而以爲默受天命非眞有受命稱王之事也本紀云受命之年稱王必無此理　六十四卦殆夏商之易皆有之文王特演而繫之辭耳本紀云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亦誤周洪謨又云演

易不在羑里此又辨之非所辨也　白魚躍舟赤烏復屋此僞泰誓之訛似不足載　尚書泰誓十有三年伐紂史記云十一年東伐殆泰誓晚出太史公未及見是以互異也　射紂及二女俱三發及斬以黃鉞元鉞等事太史公本汲冢周書舊文或未必然　釋百姓之囚今無所考或太史公因尚書釋箕子囚附會及之　釋囚發粟等事次序應在置監治殷之前今敘在後似失先後　蜚鴻滿野極言飛鳥成羣曠野無人也索隱正義俱非楊愼謂蜚鴻爲鳥名更屬强解　魯天子之命魯當從書序作旅卽此盆

知書序之爲古文也　三女奔密一段可以不錄蓋此事無關於王室興衰得失且女何必致王德大何可以受女此皆於道爲悖而於事情有不可信者柳子非國語早已譏之史記載之更屬無謂　宣王中興事業如敬天變安流亡任將帥簡車徒平淮夷攘戎狄諸大事載於二雅及他書者甚多史記一切畧之而摭採國語列敘其料民太原不藉千畝一切失德之事畧美詳惡亦似失宜　定王有二一名瑜一名介祖孫同謚或未必然竹書紀年載定王介爲貞定王恐是也　史記載王赧時東西周分治西

周稱曰武公而東周不載其名號其言西周君者亦未知其是否武公其但言周君者亦無明文定其東西至於世系年代並闕茲如或書傳殘闕無可載錄邪抑太史公失於考據邪　王澍謂成君苑圍雍此有脫誤不可解

秦本紀

秦之先大業史推大業出自女修而不著其父此史家缺略處或亦世遠難稽耶　秦諸君名不可知者闕之可考者應載其名本紀往往有闕漏亦一失也　後曰東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按左傳載此作秦伯語而史記以爲

百里奚語　周講晉君不見經傳未知太史公何據　璵

鄭之謀發自杞子史記作鄭人賣鄭於秦似無所據　百里孟明視左傳本有明文則孟明百里奚子也西乞術無所見爲蹇叔子襲鄭之役左傳但言蹇叔之子與師亦未執是西乞術史記直以西乞術爲蹇叔子未知何據　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韓趙魏按三家滅智伯而分其地則三家自分之耳更誰與之　弦高智士能沮敵謀以弭國患此非常賈人也史記以爲弦高見秦兵恐死虜豈不誤看弦高耶又左氏載弦高將市於周不言賣牛即使賣牛

亦非必止持十二年今史記因左氏有先年十二之語遂以爲弦高持十二牛賣之周更誤　擊秦之謀出自先軫史記但云太子襄公怒曰云云則爲襄公之謀矣　其事在商君語中此何可省史記中諸如此等極多非紀事法也後世史書沿而效之不亦甚乎竊意此等俱宜細文旁注不必入正文中似爲得之　孝公十年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或曰此誤也魏都安邑安得遂降按秦取安邑在梁惠王十九年攷汲冢紀年惠王九年四月已徙都大梁矣安邑外城下邑也何不可降邪　十九年天子致伯

二十年諸侯畢賀二語排列不類紀皎中評且已載孝公令中可不必複見　孟嘗君薛文來相秦按孟嘗君田文薛其封邑不得爲薛文　昭襄王二十年徐廣云有父馬生駒二十一年有牡馬生牛而死按此俱可編入正文亦春秋紀災異之意也

始皇本紀

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按此數句不可强解或有脫誤徐廣索隱等注解皆誤　太后以嫪毐事遷雍此九年事也本紀並未載明而十年突載齊人茅焦說秦王

云云殊屬闕漏事跡遂少原委昔人嘗譏之　諸山石刻皆載銘詞獨嶧山銘詞闕如今世所傳嶧山刻文出古文苑格體字句與他石刻無異雖其碑本出自翻摹而文則不害其爲真也不知太史公何故不載　始皇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按此即張良擊秦事也似不應以盜書　請刻此石仿秦碑文作刻且也石　湘君湘夫人皆堯女舜之妻故離騷九歌兹載之索隱注乃以湘君爲舜何其弗討論也　畧取陸梁地陸梁地名耳正義解以爲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强梁甚屬迂曲　明星出

西方皇甫謐云彗星見也以彗星爲明星亦有可議蓋詩云明星有爛明星煌煌不必明星是彗星也　罷其作者復土酈山言罷阿房作者而復爲酈山土功也故下接云酈山事大畢正義解非　王鏊鄒誕生諸人皆以爲太史公删過秦論參以已見按過秦論即賈子過秦篇太史公全錄其文或字句間有裁潤實未嘗删也但原文自秦孝公據殽函之固至攻守之勢異也爲上篇秦幷海內至是二世之過也爲中篇秦幷兼諸侯至而社稷安矣爲下篇上篇論始皇中篇論二世下篇論子嬰次序釐然淺深相

承本末相貫太史公錄其文以下篇爲前段以上篇爲中段以中篇爲後段不惟前後失序而氣脈篇法亦不相連貫不知其何解也　始皇紀後襄公立享國十二年一段殆秦舊紀也文法極簡古但宜移之秦本紀後則更有倫體　始皇紀後一段載秦諸君年壽世次葬地諡號往往與秦本紀不同如靜公秦紀爲竫公寧公秦紀爲寧公憲公葬衙秦紀作葬西山武公葬宣陽聚東南秦紀作葬雍平陽畢公秦紀作哀公悼公享國十五年秦紀作十四年刺龔公秦紀作厲共公肅靈公秦紀無肅字肅靈公享國

十年秦紀作十三年簡公十五年秦紀作十六年獻公享國二十三年秦紀作二十四年惡文王秦紀作惠文君二篇之中異同互見要當以秦本紀爲是　索隱注按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刺龔公之子懷公弟也今按秦紀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並不言其爲刺龔公之子而懷公弟不知索隱考據何書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云云按此一段乃漢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亡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此也中間議論政與史記牴牾應刪去以存史記之眞

項羽本紀

索隱曰項羽崛起爭雄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不可稱本紀宜降爲世家劉知幾曰項羽事起秦餘身終漢始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或曰太史公以項羽置本紀儼然列漢諸帝之前不以成敗論英雄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說極有見攷不必深論但既編列入本紀無稱字標題之理宜攺稱爲項王本紀　秦二世元年七月云云按本紀未有不編年者今項羽未嘗改年稱號自無年可編後篇漢之元年漢之二年漢之三年漢之四年此以漢年紀楚

事也此處提秦二世元年以便書事似宜連編二世二年三年以紀楚漢分爭事跡庶幾前後皆成編年紀事之體其於本紀體制爲合矣　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市求也趙不殺角間以市取於齊也文義本明張晏索隱二注俱非　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按此處應將沛公西入關攻秦畧一點明後文鬧沛公已破咸陽方有原本針線更密　有不信之心此句欠老　按高祖本紀初稱高祖爲沛公封漢王則稱漢王卽皇帝位乃稱高祖或稱皇帝或稱上後世作史者遇創業之帝漸

欲稱尊卽眞者稱稱謂多依此例今項王旣用本紀體應於自立爲西楚霸王後乃稱項王其敘鴻門事卽稱項王者誤也　彭越游兵梁地絕楚糧食以苦項羽於漢有功而於楚未有罪也書之曰反似有可議　凡書淮陰侯皆當作韓信謂張子房亦當作張良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漢王傷走入成皋則漢已復得成皋矣項王何緣圍成皋漢王……大司馬咎謹守成皋也

高祖本紀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此處閒入數語氣脈反鬆

脫且使蕭何視英雄氣概爲泛泛不如删去直以高祖因
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竟接上文爲長　鄉者夫人嬰兒皆
似君當作皆以君　神母夜號一段所以章赤帝之符也
但化爲蛇當道此語有痕迹人乃以嫗爲不誠等語羼
而意煩此中當有節删祇應紀云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
嫗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已而嫗不見
如此則渾老矣　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
族其家按此數語說得蕭曹沾沾自愛全以利害爲心直
成陳嬰之母事成得封侯事敗易以亡一等見解竊意蕭

曹開國佐命必能素識真主觀沛令欲起義而蕭曹議召劉季沛令後悔閉城拒守蕭曹又踰城保劉季則其誠心推戴亦已久矣恐不如太史公所云也　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按此應照表添入紀中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此破王離爲項羽軍未見其爲沛公也漢書削去爲是　敘王諸侯將相獨闕韓魏孫嬪以爲無新立王故按趙王歇亦非新立之王何爲亦紀之邪此自太史公偶然脫漏不足爲病亦不必爲之諱也

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高祖應天之兆史記畧之不

如漢書詳載爲是　漢書載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此大事亦當書於紀也　漢書載二年二月立漢社稷以下有施恩澤賜民爵一段此正高祖入關以來施德行仁規模宏遠處史記畧之不如漢書得體　漢書於張良韓信陳平歸漢本末倂載本紀中正見高祖之攬用人傑負成帝業處史記於此等亦嫌其畧　漢書載四年八月初爲算賦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亦要事史記不書　高祖即位以來詔書凡十八九道皆封侯王尊高爵復諸侯子赦天下求賢士等大事也當依

漢書一一詳載之　五年十月燕王臧荼反十月字誤依漢書當作七月　書尊太公爲太上皇而不載上太上皇尊號詔亦一疎也　高祖置酒未央前殿奉玉卮爲太上皇上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云云等語代細鄙俚甚不爾重不似本紀中語可刪　葬田橫封雍齒二事漢書俱書於本紀極是　七月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縣此恤軍之典也三月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操兵乘馬此辨等威也漢書皆詳之史記略　書立代王而不錄立代王詔亦疎　本紀義主編年

紀月故有月分可知者並宜書之高祖紀五年以前有月分不具者尚有月表可參攷五年以後無月表矣自宜詳載月分以紀事迹乃諸年而畧其月雖頗有然多闕使覽者茫然忘其先後漢書詳載之則次第如覩矣

呂后本紀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按此應載本紀中　謂丞相曰云云按此時蕭曹已前卒此所稱丞相即王陵陳平等是也請拜產祿爲將王陵必不爲此或是平勃邪然太史公不言其何丞相亦一疎漏　呂祿以

爲酈兄不欺已兄字如字徐廣以爲況字失之　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按此爲呂后本紀一篇收結但者文帝崩年太早祗宜紀曰代王立爲天子是爲孝文皇帝是爲得之

孝文本紀

太后薄氏子此句當在高祖中子也之下　孝文皇帝元年按此處紀元年不必再書孝文皇帝漢書削之爲是即史記景帝紀亦無此例也　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長謂歷數綿長也言古之有天下者歷數綿長皆由於立子

索隱謂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大非　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按此當從楊愼注然諸侯皆同姓一語終覺語氣不完薄太后亦當依漢書作皇太后

乃循從代來功臣循字當依漢書作脩　人或說右丞相曰云云按此人能說絳侯謝免相位亦異人也但宜詳載於絳侯世家中此於本紀載之非體祇應紀云右丞相勃謝病免罷可矣　緹縈上書訟父事宜詳載於倉公傳中本紀內主於除肉刑而緹縈事宜從畧此紀傳詳畧互見各有所宜而不可混者亦史例也　孝景皇帝元年以

下此載景帝追崇文帝詔令有司議定樂舞廟號等事以總結文帝功德故宜爲文帝終篇也近史記俗本多將孝景皇帝以下跳行另提若與文帝紀不相蒙者大非史公之意雖陵以棟陳子龍本亦不免爲此應連爲一篇以存史記之舊　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故四時無事必書若隱六年秋七月之類是也月不可闕況於年乎太史公去文帝未遠而年缺不具何也豈舊史殘缺邪抑史公疎漏而不能舉其全邪漢書按年而一一編入之遂成全紀讀文紀者始無遺憾焉　文帝十二年出孝惠皇帝後

宮美人令得嫁此極盛德事　元年賑貸百姓詔賜三老肉帛詔十二年賜農民租稅詔賜三老孝弟力田帛詔後元年議佐百姓詔皆文帝布德行惠大事史記一切闕而不載不如漢書詳載爲是　十七年當依漢書爲後元年

孝景本紀

孝景本紀事跡與漢書相出入而詔書則一概不載按景帝在位十六年尚屬恭儉守文之主詔書如議徙民寬大地詔讞獄詔定長吏車服詔令二千石脩職詔勸農桑詔皆溫雅可思太史公不載於紀或有所不滿於景帝而故

畧之形然亦疏矣不有漢[illegible]則[illegible]帝部書烏能覩於後世

平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爲建陵侯按趙綰當作衛綰此

因武帝時有趙綰而誤者也　趙丞相嘉爲江陵侯江陵

當作江陽　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此非書法也當作立

皇后王氏不得言立膠東王太后　立膠東王爲太子名

徹按名徹二字可省蓋前已書膠東王名矣　以御史大

夫綰爲丞相封爲建陵侯此即衛綰也六年已封爲建陵

侯此處不應複敘當作以御史大夫建陵侯綰爲丞相可

矣　孝景皇帝崩當依漢書作帝崩於未央宮　太子即

位是爲孝武皇帝按孝武當作今上此皆後人改史記原本而失之者　漢書載景帝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十六年皇后薄氏廢中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六年減笞法定箠令此皆大事不得不書者史記並畧之　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按此係武帝時事不應載於景帝紀中

孝武本紀

孝武本紀本作今上本紀觀太史公自序可見此篇有錄無書蓋太史公仕於元封太初之閒親事武帝而未覩其

終故今上紀列其目雖未及成書褚少孫乃取封禪書補之夫封禪書豈可爲本紀況且一篇之書寧可重出兩見邪背謬疎陋莫此爲甚宜一切刪去而止存其目以還太史公之舊

三代世表

高辛生帝俈　此文誤當是高辛爲帝俈也　高辛生放勛　此文當在堯屬第五行與放勛爲堯相連爲文　鯀生文命當在夏屬第七行與文命是爲禹相連爲文　季歷生文王昌益易卦　按益易卦三字可削且文王原未嘗益易

非也　世表以帝王世為經以屬為緯立法是也然世屬長短參差不一以殷屬十四君當夏之世十七王周屬十六君當夏殷之世四十七王是以殷屬叙於帝摯之世周屬叙於帝嚳之世自帝祖至帝辛有世而無屬此中縱橫連屬貫無義例可通而貽以滋後人之惑竊謂世表當分為三等自黃帝至帝舜為一等當以世為經以屬為緯而三代之祖皆附見於下系屬之短者從短長者從長殷周之屬不妨有緯而無經也夏殷二代為一等列叙其繼世有天下之君以與五帝及三代之祖另行殊格其下則無

屬可附亦不妨有緯而無緯也周自武王至共和爲一等以周之世次爲經以諸侯世次爲緯世爲經緯則昭然矣如此則世屬長短雖有不一而經緯縱横顯不相亂殷自爲殷而不必當夏之十七王周自爲周而不必與夏殷之四年七王長短相混致啓後人之惑也　極謹請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今本世表有旁行而無斜上失太史公之舊稿以爲斜上者以畫線繫屬其世次也表內某帝生某帝世次本自分明似無庸另爲斜繫之體也　伐有扈作甘誓依今考定此文當繫啓之下不當

注於其旁　高辛生高高爲殷祖此當相連爲文　張夫
子問褚先生一段係褚少孫所增辨論契后稷無父之說
甚鄙腐無謂其引蜀王霍光更無緘不甚且不解其欲證
何事宜删去毋汙太史公之潔

十二諸侯年表

楚囋敖元年晉敖或作麇敖非　王伐隋夫人心動此誤
也按左傳王心動而夫人鄧曼占之也　宋大水公自罪
晉使臧文仲來弔按左傳公無自罪之實特公子御說爲
之辭耳應删公自罪三字且公自罪亦不應在臧文仲來

弔之前也　萬弑君仇牧有義按此書法不明當作宋萬
弑君仇牧死之　堵敖囏元年堵敖或作杜敖非　有妾
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不必書　圍鄭有奇言有奇言指
屬之武說秦渾然大老　趙盾以車八百乘納捷菑下少
弗克納三字　齊懿公二年注不得民心四字無實指亦
失書法　華元以牛羹啗于鄭牛羹當作羊羹　晉公來
不敬未知是誰不敬書法不明　問公年十一可冠於衛
亦不成文理　伯宗隱其人而用其言此句無來歷遂不
知何解應删去　子韋日善句無着落亦可删　公宰駒

矣矣字可省　子西爲民泣民亦泣此事不足爲典故似不必書　國人有夢衆君子立社宮某亡曹云云亦不必書　表主著年以事附之自宜摘其會盟征伐興衰成敗大事列於篇要以簡要明晰爲貴一切閒文細事均宜從畧太史公十二國年表次第條理得其大綱矣或有失之於閒碎不必書而書者蓋以史公有好奇之病而誤也

六國年表

魏獻子韓宣子趙簡子按三家初入戰國猶然大夫故皆以子稱然直列魏韓趙亦無不可　表列大國內有宋衛

中山晉蔡等國則分附於六國之中如宋附齊以齊滅宋也中山附趙以趙滅中山也鄭附韓以韓滅鄭也晉蔡附楚以楚滅晉蔡也獨衛附於魏則不知其義類豈以秦人遷衛而衛不便附秦或以地與魏近而附之魏邪　諸附小國紀元年皆宜細書以別於正　衛莊公飲大夫不解履公怒即攻公公奔宋此衛事誤置第五格趙次　韓趙魏始列爲諸侯第六格楚次此以楚紀三國事也但在世家不妨彼此互紀以著時代君年表則襲主編年第紀事於本國之次則各國年代一覽可得何必互紀且表主

簡明亦無暇爲此繁文凡如此類皆宜節之十二諸侯表有如此類者亦放此推之秦次二十八年已并天下之後似宜仍照前式用短格編年紀事不宜直用長行前後互異秦亂表體　韓姬弑其君悼公按韓無悼公政不知韓姬所弑何人也　高門成昭公卒不出此門按不出此門四字可削　君讓其臣子之國願爲臣按願爲臣三字可省　平原君書卒信陵君何以書死此誤也　荆軻刺王覺之按覺之二字不妥當改作於中　衆士卒之下當注周亡二字

秦楚之際月表

韓成係項梁所立不與十七國封表云十八王並項羽所命似少區別　月表紀月之法自漢王改元之後漢始冬十月者建亥之月著漢朔也稱正月者建寅之月存夏正也諸侯王稱一月二月三月者自其分封都國之始而數之非排年踰歲之月也趙王歇齊王田市燕王韓廣魏王豹韓王成或稱二十九或稱二十一三十三十一二十四者以其玆先爲王多月故因其舊而數之也但其中亦有可譏者趙歇韓成等玆舊封之王按其始封第數其月而不

紀其年與芮共敖等十二國並新封之王亦按其始封以
月數之滿十二月則别著其年而曰二年一月三年一月
例與舊封者事同一例而編列殊未畫一竊意新封十二
國俱應照舊封之王以月數之而不著其年獨以編年紀
月之體予漢史爲得體而讀月表者亦無參差不一之惑
矣　十月王至陝按此上漏二年字觀三年十月可知
韓成攻韓王不當日攻韓將　八國受封之始十二國受
封之始皆當依漢書例稱一月史記並有二月而無一月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總論云周封魯衛地各四百里又云地上不過百里蓋傳聞之異參互言之也然一篇之中所指異辭殊屬乖舛

高祖功臣年表

侯第者因其功而序之所謂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也竊意侯第當在第三格侯功之下　曲逆侯陳平第在四十七可謂枉抑矣然則侯第亦未可憑也　陳平張良皆以帷幄籌策佐漢定天下而功第一在四十七一在六十二殆以其未有戰鬭功耳然則蕭何亦豈有戰鬭功邪　按呂后本紀酈侯呂台嘗封為呂王呂后二年呂王台薨謚為

肅王太子嘉代立爲王六年以嘉居處驕恣廢之則呂台嘗封爲王而呂嘉之有罪國除在高后六年矣依沛侯種及營陵侯澤例當書云酈侯台封爲呂王國除而别以封王以後事見諸諸侯年表可耳今表內不載呂台封王而又於孝惠七年之下繫之有罪實爲舛誤　總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正義註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齊仁戴侯秘蒙穀陵侯馮偃今按表內平陽侯宗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國除曲周侯終根後元二年坐咒詛誅國除陽河侯仁征和二年坐咒詛國除戴侯蒙後元元

年坐咒詛國除唯穀陵侯侯假太初以後猶在耳餘四侯竝皆隕命亡國然則所云百年之間見侯五者殆指太初以前言之若至征和後元之間竝已耗廢豈得云見侯五乎總論斷自太初年限甚明而年表乃及於征和後元之際然則自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其爲後人增續無疑也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按此作兩層列次增續之迹顯然可見　凡改封者國名俱正行大書如曲成改垣宜曲改發婁等是也博陽改封塞廣平改封平棘鄭改封武陽絳改封平曲汾陰改封安陽

成改封節氏赤泉改封臨泗長脩改封陽平汾陽改封江鄒改封國名俱細書此殆刻本之譌非年表明白標識之義也宣平改封南宮並不正行書義更踈謬

惠景間侯者年表

隆慮侯中元五年五月侯蟜元年徐廣曰按本紀乃前五年非中元五年 太初已後凡言後二年征和三年皆後人續補也 諸侯子弟若肺腑言同姓一體親若肺腑也索隱注穿鑿可笑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本表凡七十二國餘自孝昭以來四十五國皆褚少孫所續傳體非表體也竝宜刪去以存太史公之舊或另行可也　褚少孫自稱好事儒者今觀其所續史記好事殊甚　本表內有太初已後稱征和三年者亦後人所續也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王子侯皆同姓也可無庸著其姓表內凡稱劉字者可省

陘城侯有二一名貞一名義皆中山靖王子不應重封必有一誤　索隱云城陽頃王子二十二人表內止一十

九人疑有脫誤　王子侯以封國之先後爲序也竊意王子侯原以諸侯推恩分子弟封邑也似宜分別房次以一王之子連編成列爲序觀者更易了了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立太子入都關中皆當入第一格大事記今本多列之紀年中誤當改正　與楚界洪渠洪渠當作鴻溝　張蒼爲計相按許孚遠云計相司計之官不宜列之將相表中高帝置酒未央殿上壽太上皇此家人鄙褻之事何足列於大事記凡大事記必有與置相命將相關者也　誅淮

陰彭越按淮陰當作韓信　上崩置長陵置當作葬　諸丞相中蕭何陳平曹參張蒼書卒豈以曹張之賢不如蕭陳邪然陳平書丞相張蒼書丞相北平侯蕭何曹參但書何薨參卒而已此又義例之不可解者豈其書薨書卒書官不書官之間本無義例邪　高帝二年太尉長安侯盧綰按高祖六年始命咸陽曰長安則二年之盧綰不應稱長安侯索隱謂當時或別有長安號然亦無所考也　太僕汝陰侯　滕公卒按表列丞相太尉將軍而不及太僕且前亦不紀滕公爲太僕之事此處何緣書太僕滕

公卒也滕公者夏侯嬰亦不宜稱滕公　罷免薨卒倶倒書蓋皆將相不利之事故倒書以殊之此太史公畫圖列表精神眼目處時本罷免薨卒或倒或順大失立表本旨此皆刊刻之訛也　置司徒官按漢官制丞相太尉大司徒皆三公也大司徒漢書百官公卿表哀帝時始立之此書置司徒官於景帝元年與漢書異或別有所據但表內未有書某人為司徒者則置司徒官可以不書也

禮書

禮書自洋洋美德乎至垂之於後云係太史公本文其禮

由人起以下舊說以爲褚少孫采荀子禮論補之應一切刪去祇存太史公本文之舊　禮論補禮書其失有三史以數典紀事禮論泛論禮意何與典制更何與漢事其失一也載籍以來言禮之書頗多偏舉禮論貽譏掛漏其失二也原文至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敘事已畢文勢已完何庸添贅其失三也況楚人鮫革犀兕以下至由其道故也一段又係荀子議兵之文攙入禮論更覺不倫太史公曰至矣哉以下割截荀論隔斷章義殊乖體裁此又其自爲舛裂之處殆不足與深論也

樂書

樂書自余每讀虞書至誹謗聖制當族皆太史公原文凡音之起以下褚少孫取樂記補之按太史公敘述作樂之旨以及歷代漢家音樂之得失而傷古樂之難復鄭聲之亂俗大意已盡特未詳言其樂章器數耳原無庸補即補之亦不可以樂記補也應將凡音之起以下悉刪去　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云云至故身死國亡按此一段不見於樂記正義以爲文出褚意者也然如此說樂祇得其粗　衛靈公濮水聞琴及師涓師曠之事一段見韓子殆

褚少孫取韓子補之其摭採附綴之者可謂徒勞矣篇末

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畧有風致而摹效之迹

宛然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一段板重滯之

筆且皆沿襲舊說冗濫無精新之旨必非太史公所爲也

律書

律書釋十干十二支及二十八宿八風十二律之名義雖

多精闢之旨其中牽强附會亦復不少如牽牛者言陽氣

牽引萬物出之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角者言萬物

皆有枝格如角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未者言萬物皆成

有滋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如此等類皆不可為典要亦與白虎通漢書律歷志注釋多不同不知其何所本也　天官書奎為溝瀆律書云奎主毒螫殺萬物與天官書異及他注星名二書多有不同當是諸家之說兼採互見耳　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云云一段文亦質直但筆拙而氣強似非太史公手筆

歷書

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云云此處文義不連屬段文又用而亦

云云亦嫌重複疑有斷誤或衍而亦因三字若刪去此三字竟接秦滅六國云云可通　陳仁錫曰歷法七十六年爲一蔀自焉逢攝提格至祝犂大荒落此太史公自太初已後逆推一蔀七十六年之歷數也其天漢以後年號則褚少孫所加應削去　右歷書大餘者日也以下蓋褚生注釋之文宜以小字旁注之

天官書

天官書所載星宿與近代所測多不同或昔無而今有或昔有而今無蓋近代銅儀晉窺之法較古人爲精密余嘗

謂今人無勝古人處惟有天文一事耳　離宮下有東壁二星主文章上帝圖書之府即二十八宿之壁宿也天官書不載二十八宿遂漏一宿　星動角盖希余有丁云希當作布以文義韻之㝎是　危東六星兩兩相比者司命等星也史記止曰司空似有脫誤　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此有兩彗星文義不叶必有譌誤當作生彗星長二丈末類彗也　以其含命國熒惑熒惑二字衍文　未盡其日難解依漢書作未盡期日爲是　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此處脫誤不可解依陳仁錫考正爲是　參爲白虎陳

仁錫注白虎騶虞也仁獸故西方七宿取象焉按青龍主仁白虎主義西方刑殺之地白虎處西方而與青龍爲對則白虎不可作騶虞仁獸解也　爲國者必貴三五三五當依余有丁解謂三家五代也觀前後文義自明索隱以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解三五附會之甚獨不計上文有百歲中變之文竟置而不論邪及注後文爲天數者必通三五又以三辰五星爲說益以見其前後矛盾而立說之疎謬也

封禪書

食巨棗大如瓜巨當作臣爲是若作巨則與大字作複文矣　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寛舒議此太史公蓋謂當時天官掌故官爵非遷自謂也韋昭索隱注俱非　其贊饗曰贊饗謂其祝贊之詞也索隱注引漢書儀贊饗秩六百石竟以爲官名失之矣　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八神即始皇所祀也文穎以爲開除八通鬼道失之

河渠書

時有難處此何氣云少弱　八書書也非志也故敘河渠而不及郡國地理然亦見史記於紀載之功爲劣

平準書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此事不見於朝鮮列傳疑有錯誤

吳世家

左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虞仲明是太王之子即仲雍也今史記以為周章之弟似有錯誤　季札吳賢公子旣不得獨立一傳自應附記於世家中但敘季子歷聘列國觀樂交友等事照依左傳全錄其文毫無剪裁亦似乖於賓主詳略之法　或曰越世家何以詳陶朱不知陶朱自

附於越世家[illegible]末與此不同也　自衛如晉將舍於宿按衛無宿邑敗[illegible]爲宿誤而又可以畔乎亦不成語照左傳作樂字爲是　王懐史記以爲夷昧子公羊傳以爲壽夢庶子當從史記爲是　左傳載專諸語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言僚則可弒而已毋老子弱須託於光故光直應之曰我爾身也正相呼應今史記言王僚毋老子弱又添出兩公子將兵伐楚云云似失左傳之旨下文光曰我身子之身也亦無着落　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按公羊傳此處有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句似應添入以結季子始

末并以著季子之高潔也　鞭尸事不見於左傳別書所載亦祇以鞭尸爲子胥事史記乃並言子胥伯嚭似無考據　敗之姑蘇報姑蘇也宜從左傳俱作檇李　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按康子使子貢乃因太宰嚭召康子之事不因百牢對徵百牢者子服景伯非子貢史記紀事往往以傳習而誤　齊鮑氏弑齊悼公亦屬傳記失實按左傳鮑氏未嘗弑悼公也　左傳吳王聞越誓自剄七人於幕下史記添入或泄其語吳王怒等句殊屬而失實

齊世家

漁釣自太公微時事何云奸西伯邪此等字甚礙於義理

蒼兕謂猛士猶言貔貅也馬融以爲舟楫之官王充以爲水獸皆非　桓公下車則死矣此句稺筆可省　敘無知連稱管至父等弑襄公一段較左傳詳晰而奇險弗及

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按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所謂欲尊王晉景公也但左傳無晉景公不敢受之文殆太史公誤看郤克寡人未之敢任一語而爲此臆說耳　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董份以爲

此處必有脫誤下仿此　簡公悼公子年表作景公子誤

魯世家

許乎遂月封周公乃成王時事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可證也史記以爲武王事不知何據　周公入賀武王按尚書周公無賀武王事史記以王其無害云云爲周公賀武王語若如此則不成周公且代王之說已自昭露不應待風雷之變也　周公佐成王定官制制禮樂經國野撫中外勳蹟甚多世家敘次甚簡畧亦一憾事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語亦過繁不如尚書之簡淨　敘管蔡流

言事中間忽入周公誠伯禽語後敘管蔡已誅東土已集又入周公爲詩貽王事章次乖錯陵亂殊欠順序此太史公未經修鍊之文也　初成王少時病一段事不載於經傳惟蒙恬對使者辨罪文中及之殆即周公代武王之說而秦漢間好事者傳沿之訛耳宜刪去之　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荒誕甚矣此豈傳信之史所宜有也　述無逸祇宜總括其大旨昔在殷王中宗以下可節去之　文王日中昃不暇食此無逸文也世家誤引入多士中　周公遺命欲葬成周以明不敢離成王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

以明不敢臣周公此事在經傳無所考意思亦殊瑣瑣
風雷之變不應在周公歿後果爾則惟朕小子其迎者將
誰迎也今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云云是謂周公
歿後成王始因風雷之變開金縢書矣太史公作周公世
家何錯謬失次如此　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築謂培
禾本也徐廣馬融解築爲拾誤　尚書載周公治洛誕保
文武受民凡七年未嘗言歸豐史記云在豐將歿亦與尚
書互異　惠公奪其子息妻而自妻此與衛宣楚平事相
類但事不見於經傳抑不知太史公何所據也　不言卽

位此春秋釋文非紀事正體可刪去　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按公羊傳慶父使奚斯請齊弗得奚斯哭而返慶父聞之遂自縊如史記所云則奚斯之行哭而歸乃季友使之也亦屬傳襲之誤　按左傳敬嬴私事襄仲襄仲欲立其子紀載甚明世家云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亦誤　魯諱之此亦春秋書法橫插非體可刪　魯人散焉稱句此太史公以已意添設者

燕世家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按此既書與周同姓則姓姬氏

可省　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按此既稱召公疑之則不說周公爲複文矣應省其一　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云云按此段所引非君奭篇要文不能櫽括其旨　按年表云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云子之殺公子平今世家云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與年表紀年互異或年表紀年錯誤邪　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聊字衍燕攻齊齊城之不下者唯莒卽墨二城耳　子今王喜立今王不解其所謂索隱曰今王猶言今上也燕王喜無謚故稱今王殆亦曲爲之解矣應將今

字削去　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樂資樂資卽惠王也燕世家不書惠王被弑之事亦太史公疏畧處　燕僻處北陲春秋之時多不與於會盟兼典籍缺畧事蹟散逸故燕世家多傳疑之文未可以爲據也

管蔡世家

按尚書周公以蔡仲爲卿士當時周公爲冢宰卿士當是冢宰之屬左傳云舉以爲已卿士此其證矣世家乃言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誠不知其何所據也　索隱

欲析曹叔世家另爲一篇亦自有見

陳杞世家

陳佗與五父爲一人世家以佗爲厲公而以五父爲別是一人誤按厲公自名躍不名佗也　周易之鳳皇之繇皆田齊興國之兆與陳之興衰無于田齊世家載之是矣似不必複載於陳世家即載之亦不必詳也　哀公太子偃師一人也世家云娶鄭長姬生太子師少姬生偃亦以爲兩人誤　時孔子在陳按孔子世家孔子凡再適陳則孔子兩次在陳也索隱疑孔子在陳八年之久亦未深考

世本杞惠公之下有成公事跡見於左傳史記以惠公爲德公而脫去成公一代當誤也　管蔡世家篇末括敘周同姓陳杞世家篇末括敘周異姓蓋太史公作十二國世家之本末於此了了矣第厥篇次當在春秋諸世家之後

衛世家

成王長用事按成王當國之君也加以用事二字殊失其體　康叔以下六世稱伯當是伯仲之伯太史公因貞伯之子稱侯遂云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亦似康

叔以下降爵爲伯至頃侯始命爲侯者殆誤矣且不知頃侯厚賂夷王之事果何所據也　索隱又以衛六世稱伯者方伯之伯按衛建國不強屬又非尊未見其六世爲方伯也　武公衛賢侯也其德性學問之盛見於毛詩左傳弑兄自立必無之事史記據雜史而並載之枉武公甚矣又不能詳著其德性學問之美此史遷之有愧於信史也楊愼以爲太史公作史日毛詩左傳未出故附會若此殆亦曲爲之解夫太史公豈不見毛詩左傳者邪　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按完母卽戴嬀也莊姜

送戴嬀有燕燕于飛之詩則完母未死也　左傳載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不言進食事史記云進食因殺州吁于濮亦不知其何所據也　左右公子未得其解姑闕之杜預以爲左右媵之子亦未確　於是遂入殺懿公於是上當有翟字觀下文初翟殺懿公也可見　惠公立三年而亡亡八年復入通前後乃十一年耳今云凡十三年亦不可解左傳云惠公立四年書亡與此互異　州吁出奔并友鄭段事不載於左傳史記不知何所據也　成公出亡復國一切維持調護皆賴甯武子之力史記曾不一表著之

亦一闕漏也　季札過宿聞孫休父擊磬云云此與吳世家互異亦與左傳所載不合當誤也且此事已載於吳世家不必重記　不及莫踐其難言不在內故謂之不及賈逵以爲家臣憂不及國誤解　莊公於戎州爲己氏所殺左傳載記甚明世家言莊公出奔亦不載己氏本末亦一疎也

宋世家

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按少師比干也比干無勸微子去之事　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按此

事見左傳恐得之傳沿不足爲據　洪範一篇與宋世家本末無與也且前已載叙箕子事此處更提箕子似涉夾雜應省畧之爲是　此言乃公子魚教滑公也按左傳乃公子御說爲之辭也御說即桓公非子魚　楚成王已救鄭一段係楚鄭事不宜載於宋世家　兩盟晉楚向戌之事世家以爲華元　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按公羊傳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係子反語世家以爲莊王語　宋事本簡世家所載記更爲疏畧

晉世家

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按晉無如之何句可省　畢萬事魏國蕃昌之兆也既已載之魏世家則晉世家中可畧

殺秦滅梁而及梁好土功亦屬過詳失帶敘之體　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按左傳乘軒上無美女字他書亦無載曹美女乘軒事當是太史公誤記也　文侯翼周扞王受弓矢秬鬯之命在平王之時文王獻楚俘于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在襄王之時史記於文侯之事畧而不載而以平王之命義和者屬之文公重耳錯謬殊甚　王官在河西史記云渡河取

王官亦未深考　因執會以歸晉按魏壽餘歸士會以計得之也不得言執　按左傳晉趙盾以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又周公與王孫蘇爭訟宣子平而復之自是兩事世家云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恐誤也

爲趙宣子殺獒鬭而死者車右提彌明也反戈擊宮甲而脫宣子於難者桑下餓人靈輒也世家直以餓人爲彌明亦誤　左傳舟中之指可掬也形容爭舟相傷情景如畫世家改作船中人指甚衆便失摹畫之神且於事情不得明透　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按此與三傳

所載不合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亦與世家互異

楚世家

寵姬江羋　按江羋楚王之妹也言寵姬誤　王怒射殺子反　按左傳子反兵敗自殺未見有楚王射殺子反事　屈完楚使及諸侯盟者也未見有將兵禦齊事世家云齊桓公以兵侵楚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似誤　乾谿之役風諫靈王者右尹子革也其陳述應答語語俱有隱刺左傳載之甚明世家以爲析父誤矣且於應對機鋒處多從刪畧而贊以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眞不知子革風諫之旨及

左氏紀載之意也　楚恐城郢楚乃恐而城郢按此一事兩敘先點城次用初字追原乃解敘所以城郢之故也正太史公敘事有法處索隱據左氏傳竟無重城郢之文而摘史記爲誤亦不自知其誤者也　楚世家後篇敘楚人戰國時事多錄國策全文筆意跌宕極疏爽俊快然與前篇掛古簡峭之意絕不類矣　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按楚無勇士宋遺者之職國策乃云遣勇士從宋遺齊王書則宋遺非人名也太史公考據之學往往疎畧輕率如此　秦虎狼不可信有幷諸侯之心按有幷諸侯之心句

可刪　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此告秦也或
作告齊誤　楚人以繒弋說頃襄王一段亦縱橫家言也
文雖排宕恣肆而涉於詭譎實於正議格言無補焉不如
刪去以省繁冗

越世家

與逢同共謀讒之王按逢同越大夫不應在吳安得與伯
嚭同讒子胥邪果有之則必逢同爲越臣吳因以謝子胥
者此處應有明文而未之一見此世家之疎也　使者去
不者且得罪言將致戮於使者也國語云無使執事之人

得罪於子文義甚明虞翻索隱二解俱非

鄭世家

三公子皆君也三公子謂子突子亹子儀也玩語氣不宜有公子忽在內世家以爲指子忽子突子亹似誤　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依左傳作檀伯爲是　無謚號三字可省　公子嬰即左傳所謂子儀也改儀作嬰或別有所見邪　左傳惠王不與鄭伯爵謂酒器也世家云惠王不賜厲公爵祿誤甚　叔詹諫鄭伯不禮公子重耳已載晉世家季札謂子產數語亦見吳世家今鄭世家俱載之可

省其一　解揚誑楚一段無甚關鄭事可省敘不必全錄

　子產公子發之子非成公少子也世家誤　子產春秋時名人也依范蠡例應附傳於鄭世家中　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云云亦附傳體也但於子產事祇紀大概其治國家折强鄰繫鄭安危諸大事概未之及此亦太史公之疎畧也

趙世家

夙生共孟按索隱引系本夙與共孟兄弟也不應云夙生共孟　按左傳趙衰取文公女而生同括嬰齊皆在歸晉

之後今云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云云似誤　晏嬰叔向對語一段繫晉興衰載之晉世家是矣趙世家亦載複而且贅蓋叔向語指言六卿非專爲趙也　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按范中行作亂即指荀寅士吉射圍晉陽事也此處預提一筆亦挈綱標目之法但既書晉定公之十四年下文紀明年春云云反似兩事殆於編年紀月之法有未精密也　而安于獨在較左傳添出此句似更明白然不如左傳之省此特有筆致　襄子未嘗爲諸侯不應稱元年後文云襄子立四年則得之矣

主父死惠文王立按主父已傳位於惠文王此又云惠文王立殆誤也　武靈王二十六年惠后卒惠后卽孟姚也孝成王二年惠文后卒則惠文王之后左師觸讋所說之太后也按前後書法稱謂甚明索隱以惠后爲武靈王之嫡后前太子章之母而以惠文后爲吳娃孟姚惠文王之母殊爲支謬　肥義謂信期日信期當是惠文王之佐與肥義爲黨與者也索隱以爲卽下文高信按下文高信卽與王戰則高信爲公子章之黨明矣肥義何緣屬高信也故知信期必非高信也

魏世家

卜偃論畢萬一段已載晉世家又紀於魏世家中未免重出疊見按此論關魏興立應將晉世家中一段節去　武子名犨事文公重耳從亡定霸頗有事蹟可采世家一概不載未免疎畧　悼公之十一年曰云云此處句法少安頓殊未順序

韓世家

韓本曲沃桓叔之後世本國語可考世家未敘明而但云與周同姓亦疎畧　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按昭侯首尾

二十六年中間忽云韓姬弒其君悼公不知悼公何君亦不知悼公與昭侯何屬又不知韓姬是韓何人也此太史公紀載省畧不明處　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許慎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世家未點明楚大夫亦闕漏失書法　韓世家載韓戰國時事錄用國策之文往往尋複而語倒前人論之已詳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當作田齊世家　陳完陳厲公子厲公非陳佗也世家云厲公佗之子誤　其粟予民以大斗其粟

二字可省　子我即監止也世家以子我爲監止宗人誤又以子我爲宰我更誤　子莊子曰立依韓世家例當作子莊子曰代

孔子世家

孔子宋人也實祖孔父嘉爲得姓之始防叔則其奔魯之別子也世家當從孔父溯其莫系本末乃爲得體今始防叔似失之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者即以爲在野而苟合也故後文云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蓋因野合而諱之也史記欲以神奇孔子之生而不知

其傷聖實甚索隱正義皆以男女婚姻過期爲野合此欲揜飾史記之非而曲爲之解究之義不可通且從文所謂毋諱其父墓者政不知何故諱之也　已而去魯云云先將孔子周歷列國總敘一段國有爭力但從文魯復善待由是反魯似反魯適周在游歷列國之後先後次第反欠清楚不如去此二語爲是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止此一語切合事情已足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句可省　歸歟一歎凡兩引亦病其複　敘孔子如葉適楚事往往重出複見即紀孔子出處年歲世次亦欠考據　南宮敬叔

救火此句可省據左傳救火者亦不止一南宮敬叔也

檀弓史記記孔子知其將死而自爲歌詩以哀之此固不足以重聖人而致無害其爲聖人也吳澄力攻其非而以爲聖人必不如是眞迂儒之見也

陳涉世家

陳涉世家自應以涉爲主而吳廣則連及之篇首以陳勝吳廣雙起乃似合傳起手法　周章軍已破矣按周章即周文變文爲章亦屬可議　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通篇主意具見於此更不必作

贊語矣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云云殊覺其贅摭引賈誼過秦論上篇似取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一段究屬通論秦事不得專屬陳涉未免泛而無謂況過秦論已見於始皇本紀乎　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云云　按此數語即在德不在險之意蓋沿襲賈誼過秦論而爲言者也筆意拙滯決非太史公手筆

外戚世家

此后紀也大旨主於紀后后之戚族乃帶敘及之標題云外戚世家殆非也許孚遠以爲皇后自作紀而外戚別爲

傳乃爲得之　總序非獨內德茂也內德指后妃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謂外戚之親也文義甚明索隱注非但下文夏之興也以塗山云云所舉皆三代內德未及外戚與開端意義頗不相合此太史公行文疎處不可爲訓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矣云云至非天命孰能當之當連爲一段文字俗本或以漢興以下跳行另起割裂非體殆未知太史公文字之妙也　色衰愛弛亦非臣子目君后之體漢人文字不倫而無忌如此　天誘其統仍以作衷爲是　蒼龍據腹之夢亦殊鄙褻記之失體　其奉薄太后

諸魏有力者橫插此句文義未叶似有誤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云云按此下紀脩成君尹婕好等事皆褚少孫所補應一切删去以存太史公原本

楚元王世家

楚元王世家固簡淨然亦嫌其太畧如元王之賢而好學王戊之背祖棄賢皆闕而不載此亦太史公之疎也　或謂王戊刑申公事見贊中以為事無重出于謂不然夫所謂事無重出者盡以贊中敘事可以補傳載所未及也今事未敘明而驟出斷語終若無根據且楚王戊刑申公事

猶見於他紀至趙不用防與先生迄今不知其爲何人何事不蹻咎於史記之闕漏不可也　地節二年中云云按此係褚少孫所續宜删去　防與先生註以爲趙人防與公見趙堯傳按趙堯傳作方與公則未知方與公之即爲防與先生也

荆燕世家

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按弗與矣孟康解失本意太史公此語亦欠明透　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按肥如令郢人定國之臣緣定國以事欲誅殺之也如淳索

隱皆以爲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俱誤

齊悼惠王世家

齊哀王遺諸侯王書原載呂后紀一書兩見可去一條

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按此皆褚

少孫續入可删去

蕭相國世家

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竊意去此二語似

更疎儁　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史記

此等處極有風致然欲老　蕭何無字後人以爲疎畧豁

漢初將相史記多不載其字或本無字或一時紀載闕漏此不足爲史記之疵也

曹相國世家

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凌約言曰特著七十城以見所以酬參者不薄也按七十城自是悼惠王封邑著之以見齊大難治也凌氏以爲酬參者不薄豈以七十城爲參食邑邪

以爲豈少朕與索隱注以爲少者不足之詞極是觀始皇本紀二世云丞相豈少我哉蘇秦列傳顯王左右皆少之可證陳仁錫謂少朕者以帝爲年少也反以索隱爲謬

眞曲爲之解而不知其非者也　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陳仁錫以爲褚少孫所續按征和二年太史公尚存報任安書云今少卿抱不測之罪云云正指戾太子事也此文以爲褚續尚未可定

留侯世家

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昔人多譏此數語以爲不似留侯英雄氣量直如淮陰少年耳愚以爲此處描擬正有神情祇欲毆之三字未免痕迹耳　不去見景駒此句可删　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前箸謂沛公案前

之箸也舊註謂指前代已就之事即下數事同謬殊甚

陳丞相平世家

戶牖富人有張負此處句法稍沓贅不如云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云云　武士反接之此句亦可省　其計秘世莫得聞按此二語已見下則此處可省

絳侯周勃世家

其椎少文如此椎謂樸鈍如椎師古注甚明索隱乃謂質樸之性以斯推之訓椎爲推失之　人或說勃曰云云許孚遠以爲與陳平傳互異殆勃自知其不如平而又有人

說之固自危而解相不妨兩存也　越人斬吳王頭以告越人即東甌王正義注誤　此不足君所乎言二箸偶然不設汝即以爲不足邪何必索之嫌而恨之之辭時本云此非不足君所文義使難解孟康如淳二解俱錯　吾不用也言不復用條侯也孟康索隱解誤　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此處辭句倒而且複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耳

梁孝王世家

漢書梁王名揖史記以　名勝失之蓋勝自王中山也

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繇車服僭擬事不因勝詭史記列傳與世家異殆世家誤也　牛足出背上祇是不祥之兆不必深求張晏解穿鑿甚矣況孝王以六月中病熱六日卒並非六月六日也

五宗世家

河間獻王修學好古表章經藝多所發明購求遺書有功述作太史公不能一一道之祗於世家紀其大概此亦一恨也　紀諸王事多從節畧較五宗世家於景十三王傳斯馬之不如班者矣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按十

三王出於五母篇首已經敘明則傳後分紀所出似屬可省且於編次體製爲乖殆褚少孫所添贅宜一切刪去

中山靖王聞樂對文辭溥雅且有功於風諫亦不應畧去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祇載當日請封奏議及對書之辭連綴成篇故曰三子之王文辭可觀此之謂也然殊非世家體

伯夷列傳

太史公曰云云此太史公自稱蓋用特筆另提以別於上文也索隱以爲楊惲東方朔所加非是他處放此　禮樵

不厭極言貧耳索隱注固矣

管晏列傳

管晏名臣特爲立傳是矣惜不爲子產立一單傳　有封邑者十餘世謂鮑叔也索隱注乃指管仲誤矣　正義注引括地志紀桓公及晏子冢云云與晏子贖越石父事不類不知其何故也

老莊申韓列傳

蓬累而行宜從余有丁解索隱正義俱誤　莊子不甚推尊老子傳云以明老子之術此太史公僅得莊子粗迹處

司馬穰苴列傳

主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此文誤也和自立爲齊太公其孫乃稱威王耳　或云穰苴齊湣王時人此言非也觀吳起傳李克謂司馬穰苴不能過也可見

孫吳列傳

起貪而好色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一傳之中稱起者互異必有一誤

伍子胥列傳

不然且爲楚患此句可省連用不然等字亦犯重沓之病

闔廬立三年以下一段俱與吳世家同似宜有刪裁畧見變換

仲尼弟子列傳

蒯聵劫孔悝而子路救之故曰若燔臺半必舍孔叔非孔悝作亂而子路燔臺欲殺之也列傳誤　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此句插入子路傳中不倫且年分亦誤宜刪去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云云此烏有之事殆因闞止字子我因誤指爲宰予也史記傳譌之文如此者甚多極有關係不可不知　子胥以諫死按吳伐齊時子胥尚

未死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此史記之誤也　曾子大賢本傳殊恨其畧　孔門弟子皆受業身通之士弟子傳祇畧紀其年歲言行至於傳經授道源流本末一切大關目俱未紀及亦一恨也

商君列傳

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作爲二字疑衍　天資刻薄人也資與姿通索隱解誤

蘇秦列傳

出遊數歲大困而歸按戰國策此段在說秦王之後與此

有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亦謂當從戰國策爲是

張儀列傳

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一段此自以司馬錯論爲是而儀言不讐無當於張儀事功也今載之儀傳中似失賓主之法　陳軫不敘邑里而直曰游說之士亦一變例然殺屬闕畧　臣主與王何異也言已之爲秦王計不後於楚王也索隱解誤

穰侯列傳

須賈說穰侯一段詞亦嫌其過繁

白起王翦列傳

王翦長於用兵爲秦幷國拓地功亦至矣太史公責以不能建德固本此自王者宰相之事翦何與焉以此責翦亦殊太過

孟子荀卿列傳

淳于之事跡辭說頗多文亦亦未免太畧

孟嘗君列傳

靖郭君非齊宣王庶弟宗隱辨之已明　馮驩附傳於末亦是一法但不如戰國策描畫之工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虞卿本非一類似不宜合傳且四君並稱彼三君皆單傳平原獨以類合亦有參差不一之嫌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竟不知其何國人且虞卿係屬封號真姓名究亦不傳亦一憾事　遂圍邯鄲爲天下笑此敍中帶斷也然亦非體

樂毅列傳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言已有過尚望棄閒諱之也正義解誤

田單列傳

君王后及王蠋二段皆燕師入齊時事故附記於贊語之末此帶敘法也時本多將此二段跳行另起便失其旨

魯仲連鄒陽列傳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謂國小財乏不能備生死之禮所云鄒魯之僕妾也索隱解誤

屈原賈生列傳

君已置門下甚幸愛幸字非待賈生身分太史公語句不擇如此　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此句無關會可刪

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此太史公深惜賈生故詳記其後而云與余通書以致繾綣愛慕之意褚少孫續云至孝昭時列爲九卿似以爵位通顯爲耀便失太史公之意定宜刪去以存其眞，世其家時本誤重一字

呂不韋列傳

莊襄王本名異人後更名子楚或子楚其字也太史公直云安國君中男名子楚似誤當以戰國策爲是　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按子楚夫人即子韋所進之姬殆邯鄲倡也必非豪家女史記前云邯鄲諸姬後云豪家女此自相

矛盾也　河南河南郡漢初所置在秦本名三川郡列傳云食河南雒陽十萬戶殆據漢郡言之非是宜從秦稱　謚爲帝太后按帝太后非謚也且秦不用謚法此殆號耳　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按文信侯不韋封也不得及嫪毐索隱以爲嫪毐封長信侯此殆長信侯之誤然上文以不韋嫪毐雙稱寵不知誰氏之封此等句實不可解

刺客列傳

曹沬曹劌本屬二人索隱以沬爲劌誤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此等牽合補綴似涉小巧殊不爲

佳況刺客諸傳俱沿此法毫無變換乎　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此處不如國策渾妙　伏於所當過之橋下似較明細完不如原文之老　聶政殺俠累在烈侯三年傳云嚴仲子事韓哀侯誤　秦舞陽與荆軻同使荆軻刺秦不成而死舞陽不知如何下落此太史公疎畧處　論功行賞及所當坐者各有差則中庶子蒙嘉必不免矣但無明文亦疎

李斯列傳

二世燕居以下殺蒙毅及公子高二段乃趙高事與李斯

似無干涉未免敘次太繁失賓主之法　二世責問李斯語本紀亦載其文而辭稍不同此太史公不及整頓處宜删其一　乃名始皇弟授之璽按子嬰乃始皇孫也稱弟誤　宦者韓談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誤也

蒙恬列傳

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無過二字可省

張耳陳餘列傳

破人國家云云語句殊覺繁複　武臣說豪桀一段亦大繁冗　殺人之父云云連排四句亦可删省　足下必將

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二語俗滯未除　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此擬比亦太失倫

韓王信盧綰列傳

自立爲大王大當作代

田儋列傳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言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形容此太史公企慕田橫極至之辭也俗解以爲計畫之畫誤

樊酈滕灌列傳

漢王賜商爵信成君再言爵信成君曻疑衍　王自殺除國

按趙王自殺除國與酈寄無涉宜刪去　酈商食其之弟因兄得用傳中亦宜點出　上降沛一日此句疑有脫誤不可強解　賜所奪邑殆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還之也

音義解誤

張丞相列傳

此以張丞相爲王而周昌申屠嘉等乃以類附之也故其目曰張丞相傳傳中如周昌者沛人也任敖者故沛獄吏皆宜連敍合爲一篇不宜跳行另起致乖體格俗本多誦以趙堯究不知何處人亦宜補出　臣期期知其不可臣

期期不奉詔摹寫雖極肖情狀然終近譏謔不如省卻期期而但用拙澀艱鈍之句點逗入神尤爲老致　無所不不覩無所不通此處省一句老連排二語未免冗易　有怠慢之禮此句雜糅之甚且怠慢又何足爲禮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按呂后紀載平陽侯以呂產謀告丞相平則曹窋與誅諸呂明矣何云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邪漢書去一不字極是

酈生陸賈列傳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按此時不應有田間據田

儋傳乃是田解　病死國除也也字贅得無謂漢書刪之為是　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云云此處先得一語截住句脈方妙　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言一歲中尚有他客可過過汝等諸子者率不過再三此人情久則生厭故不欲數過汝等恐慁擾之語意甚明索隱董份解俱誤　語在黥布語中此句宜刪去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此段雖意致駘宕而語氣殊欠老堅不類太史公筆且於正傳已完之後重記初得酈生事體格亦不倫

傅靳蒯成列傳

傅靳標姓蒯成標爵篇題頗屬可議

劉敬叔孫通列傳

贊中許叔孫通爲漢家儒宗此言亦過當如此則漢代諸儒無色矣

季布欒布列傳

故特召君耳特字用來愈不甚順卻最有態味宋本特作時談陳仁錫乃謂特字不如時字更誤

袁盎鼂錯列傳

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淳索隱俱失之　其語俱在吳事中此處括而不詳雖屬簡徑省力然敘述終不分明

其後語塞語句亦欠分曉　晁錯備邊塞言兵事諸疏最中機要即不全載亦宜畧括其概　吾去公歸矣按公者常人通稱錯公謂子爲公正恚恨錯之深也許孚遠以爲錯爲三公其父以官稱之誤

張釋之馮唐列傳

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此下宜敘入上功差級下吏等語文義方明順

萬石君張叔列傳

以爲九卿迫近憚之言孝景時遷爲九卿因憚其恭謹故徙爲諸侯相也許平遠以爲位次當爲九卿解殊支曲不通　太史公敘萬石君張叔等處處俱帶諷刺而於塞侯周文等更有不滿之旨贊語甚明其云可謂篤行君子乃筆端抑揚之妙正有深意陳仁錫日爲失評此淺於讀史記者也

田叔列傳

田叔竟失其名亦一缺漏也　臣等當按出此句終嫌其

但　張丞相傳田叔傳篇末續補處皆褚少孫惡筆也不宜汙雜正史應一切删去

扁鵲倉公列傳

勃海郡鄭人也鄭當作鄚今河間猶有廢鄚州　我之帝所甚樂云云此段已見於趙世家此處似屬可省應以節畧爲妙　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按扁鵲在趙簡子時則虢滅已久或云虢當作郭然郭公已紀亡於春秋此時亦不應有郭竊意太史公傳扁鵲多係傳聞異辭或寓言也

此處中亦除肉刑法按太史公作倉公本傳止此意家居

以下以及齊侍御史成諸條乃倉公醫案褚少孫取以續之決非太史公手筆蓋太史公作方伎等傳大抵傳其精要必不爲此瑣細也應一切刪去以存太史公之眞

魏其武安侯列傳

相提而論言以情事比對似乎自明揚主之過也諸解俱誤　除關謂除關門之禁也索隱解誤　天下士郡國諸侯按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謂列侯也索隱注亦有小誤

韓長孺列傳

王恢設謀馬邑無功自殺事與長孺無連祀之太詳使人閱之不知為長孺傳此有客奪主之嫌且已載於匈奴列傳則此處可畧　出於忠厚言長孺雖智而不失為忠厚也玩贊語可見索隱解出為去誤

李將軍列傳

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或作大將軍誤　前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曲折謂軍僻委曲也正義解謂委曲而行過折使軍後大將軍大誤

匈奴列傳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按周本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似誤　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按物故者言化爲異物就朽故也索隱引高堂崇注謂無復所能於事者鑿可笑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讐按齊襄公復九世之讐言百世者甚之之辭陳仁錫必欲改百爲九固矣　貳師聞其家至兩人耳有詔捕大醫至降匈奴按此二節皆太史公原文玩筆法可知陳仁錫以此爲褚生所續不知其何所據也玩傳末文義少此二節不得或謂史記止於天漢二年不應載征和年間事然亦無確據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

讐春秋大之按此詔語氣未終豈史有脫漏邪

衛將軍驃騎列傳

按衛將軍之母爲衛媼傳云侯妾衛媼又云青同母弟衛長子而姊衛子夫則媼先嫁衛姓生衛長子與子夫後爲侯妾與鄭季通生青明矣青所冒者衛長子之父姓也索隱以爲父與母皆未明似未深考　張騫從大將軍至封騫博望侯按此段與前後文義不屬似失倫次況張騫已載於禆將中則此處不更重複乎　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按驃騎者武帝所以專寵去病也此當爲驃騎將軍

縣字誤　冢在大猶鄉冢在漢中二語皆緊接其卒而及之其爲冢字無疑或作家字誤　征和二年衞太子巫蠱事太史公嘗及見之如任安本因太子事獲罪而太史公報任安書云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則巫蠱與時太史公猶存明矣或謂太史公不及巫蠱事凡裨將傳中引巫蠱事者皆以爲褚少孫續入似未深考也

平津侯主父列傳

臣聞天下之通道五至百世不易之道也此段寬泛不切宜刪去　或說偃曰太橫矣此句率易未練　假傳後篇

多稱主父亦未叶宜悉更爲偃　平津主父爲人皆曲學阿世小醇大疵故并爲一傳唲仁錫以爲行事終不相合主父以下當別爲一傳此未深考也　齊人嚴安嚴當作莊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及班固稱曰二節俱宜刪去

南越列傳

略定揚越按東越閩越屬揚此南越屬荊當云荊越

東越列傳

姓騶氏騶當作駱　不戰而耘耘除也不必作殞

朝鮮列傳

滿亡命謂棄家走險不顧性命也正義解命爲教令誤

朝鮮立國已久史記祇敘王滿以來而未推原本亦一缺漏也

西南夷列傳

行誅頭蘭柰隱以爲頭蘭卽且蘭以下文嘗隔滇道者觀之似非且蘭也

司馬相如列傳

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有長卿二字文意始足楊愼欲削此二字失之　楊雄以爲靡麗之賦云云此漢書贊

語班氏添入者也宜削去以存太史公之舊

淮南衡山列傳

伍被諫淮南王及爲淮南畫策數段辭甚冗濫更多重複殆伍被自告反跡之文太史公備載之未及裁削者也

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云云於是二字宜在盡誅所與謀之上文勢方協　往者秦爲無道按此段與前敘秦亂跡大概相似故知其冗而且複也　恐爲所并此四字宜在亦心結賓客以應之之上文勢方協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此二語及說公見扁鵲一段皆雅

練韻鬯大似賦語固是史記佳處然史中帶賦終病其格體之雜也

循吏列傳

自周以來治民之官可稱循吏者多有太史公祇取五人漢代如文翁吳公實稱循良之職太史公亦槩未之及固知循吏傳殆非太史公用意文字未免疎漏也　子產相業特著春秋祇載循吏傳中尚屬屈抑未足爲允也　石奢李離二人行事未見爲循吏編之傳中亦屬不倫

儒林列傳

儒林傳敘漢儒經術源流亦不如漢書之詳悉下筆亦有疎率處　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此句可省

酷吏列傳

酷吏才人并爲一傳穿插貫串直是一篇文字俗本或將諸人名字跳行另提似各爲一傳者此強作解事而不知史家類傳之法亦并不知太史公紀載之妙者也

大宛列傳

既臣大夏而居謂月氏遷道臣屬大夏而居其地也觀下文可見索隱註誤且欲改居爲君更謬　大宛列傳連及

諸國亦類傳體也皆從張晏語中敘出與一篇文字俗本誤將諸國跳行各敘甚失太史公本意　道水工從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甫別穴低處引去城下下以空之城中之水也徐廣註誤

游俠列傳

延陵楊愼以爲即吳季札徐廣謂爲植之延陵生誤

佞幸列傳

鄧中介周文仁文字疑衍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不與否同言周仁寵幸最過庸否乃亦最甚也索隱句讀旣誤

解叟支離可笑

滑稽列傳

語在田完世家中此何可省

日者列傳

日者傳借卜筮之事以諷調世俗其文閎肆曼衍時有奇氣殆司馬季主寓言自敘之文太史公錄述其舊耳然文涉排儷不類傳體

龜策列傳

傳以祝人不應及物龜策傳宜列載古來之善占者如後

世方伎等傳可也太史公畧而不詳亦一恨也　褚少孫序宋元王一段宜一切删去

貨殖列傳

及秦文孝繆居雍按繆公以前無孝公此必有誤觀下文獻孝公徙櫟可見

自序

司馬黎之後太史公並稱重黎而云程伯休父其後似誤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殆爲救李陵而下蠶室也正義謂舉李陵而陵降按太史公實無舉李陵之事正義疎昧不

察至此

讀史糾謬卷一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